



大变局

徐甦民 著

他们或是持重稳健的立宪派
他们或是激情澎湃的革命派
他们或是后起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也曾是师徒、父子、生死之交

在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中
他们坚持、退缩，或者是背叛

但最终，身不由己
他们在上海滩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
他们的命运沉浮

折射的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大变局

徐牲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变局/徐甦民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25-5945-9

I. ①大…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7305 号

大 变 局

徐甦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13,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 978-7-5325-5945-9

I·2354 定价:3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引 子

循着百年纪事中尘封旁落的些许记语，我走进了这个恩怨因缘、生死情义的故事。当这些音容笑貌的男女，一个一个向我走来，又一个一个摧折而去的时候，内心不免为之一掬伤情之泪。

故事所以有些传奇，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生在那时的上海。那时的上海，本身就是个传奇。

晚清的辫子和马褂，民国的胡子和长衫，那些百年上海的人生场景，早已随时光而去；然而在熟悉的人物气息与市井景象里，真正让我们有点陌生或者新奇的，不是衣食住行，而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价值取向，以及在它们的追索当中，铿锵作响的行事为人。当这些人物因此而与我们对视的时候，诚令我们百感人心。

交给读者的，是我的故事；也许这只是我的选择和方式——那些浩如烟海的主义纷争、战乱频仍，被这样地理会和联结。它们似乎是在为这个故事铺设一个历史的场景；可是事实上，所有的叙述却只是借助了一个故事，以图对那样的一个大时代，作出自己的读解。

故事后来，不能不让人感慨国事变动中的那个宿命的魔杖。但是，故事本身，分明又是在以巨大的命运悬念，而波澜澎湃，冲决激荡。

在史事的遗址里，在它们延续的时空里，往事沉淀而就的灵魂，高高地俯视着踌躇满志的我们，不知几多是欣慰，几多是感喟。

徐姓民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1
第三部.....	248

第 一 部

一

国事多舛、风雨飘摇，中国这就走到了1908年的年末。

这年的北京，天气奇寒。宫里的琉璃瓦大屋顶上，白雪铺设得很是均匀，只露出青褐的瓦棱屋脊，与园里的虬枝败叶，互相衬照。天色时常地阴霾着，让偌大的京城显得一派沉敛冷寂。可是呼啸卷过的凄厉北风，却又隐隐地携裹着一股杀气。

一溜马队，蹀踢着积雪，煞是威风地向着什刹海醇王府急弛而去，惹了一街的侧目避让。策马奔在前头的载涛，一袭狐皮大氅，一顶貂皮帽子，身后跟着几个挎刀亲兵。载涛这年21岁，这个月刚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平时他爱唱戏，长靠短打都在行，更擅猴戏，武功扎实，所演戏目，深为内行称道。可是大冬天的，放着马车不坐，骑什么马呢？五哥醇王载沣一个月前摄政监国，现在正当朝廷用人之际，眼看着六哥载洵成了筹办海军大臣，自己怎么也得在这个时候摆出些英武气概呀！此刻他正是奉摄政王之召，前去商量要事。

醇王府门口早有人欠身迎候：“给贝勒爷请安！几位王爷都到了！”随身的亲兵随即被引到耳房休息。

去年入秋时节，25岁的载沣接懿旨，将3岁多点儿的溥仪送进了宫里。到了深秋，也就是一个月之前，因为戊戌变法而势如水火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母子”，相隔一天先后驾崩，留下了一个百世谜团，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这个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朝，会不会就此垮塌崩解？

那天载沣抱着宣统皇帝溥仪，先在中和殿接受侍卫大臣们的叩拜，

接着正式大典开始，在空旷阴冷的太和殿龙座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觐。溥仪这时终于哄不住地使开了性子，哭闹起来。载沣只得将他按在龙椅上，侧着身子，单膝下跪，双手扶着他，不让他乱动。面对王公大臣、奴才们的三跪九叩首，溥仪干脆放开嗓门哭叫道：“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急得载沣满头大汗，脑后的花翎子直抖索，只得结结巴巴哄道：“快别……别哭，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王公大臣们不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登基大典上，皇上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摄政王说“这就完了”，这说的又是什么呢？！

载沣出自宗室，又是溥仪他爹，摄政监国，担当朝纲，理所当然。可是，国事衰败，江河日下；政制腐败，民怨沸腾——载沣眼下面对的，着实是一副内忧外患越加严重的烂摊子。列强的颐指气使、觊觎野心自不必说，立宪派还天天鼓噪着君主立宪、责任内阁、成立国会。孙中山的革命党更是明火执仗，他们要的就是抄家灭族、改朝换代！

去年西太后因为焦虑国事，连着几次召见张謇。在“语及时局之非”时，太后竟“多次不觉泪下”。那个趁着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两年前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的张謇，以直臣自许，直陈时下官制败坏、官吏盘剥、百姓怨声载道的种种世情；又言及税赋加重，国家财政反而困难重重；还说了民众和海外学子对国内政事和宪政进程不满，纷纷转向革命的情势。太后闻此，不禁失声痛哭。张謇还又问道：“太后与朝廷对于政事的改革，究竟是真还是假？”太后愕然道：“正是因为国事不堪，才着手改变，这改革还有假的么？”戊戌事变之后，太后推进新政，诸如办洋务、开新学、废科举、定立宪，其用心于革新改良，当是历历可见。

载沣摄政以后，召见了另一个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汤化龙。载沣也是有心励精图治，振兴国体；可是他当然也记实了太后说过的：再怎么改，再怎么新，就是“不能换了我大清的馐子”，不能改了大清的世袭罔替。摄政王要告诉汤化龙的，是这立宪的步子，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朝廷正谋划着在各省成立立宪咨议局，让大家先议论起来再说。可是这汤化龙说的，就是立宪不快，革命就快。载沣心知，立宪派这是拿着革命来压朝廷呢；而朝廷却也正要用这立宪，去作革命的“解药”。这就要看，谁能抓住先机了。

这段日子，摄政王每日临朝听政，频繁召见大臣，所有奏章都亲自

批阅,还令军机、政务处对有关立宪派、革命党的奏报,议复不得超过五天。如此情形的勤政,倒使人想起一个人: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

不过这些日子下来,除了国事纷扰,载沣又总觉得自己说话不着分量,以至号令不畅,事事受阻。这让年轻的摄政王不得不转过头来扶持拔擢并且依靠一批少壮亲贵,先壮大自己的力量。

醇王府鉴意轩的书房里,可称得上是血统纯正,除了镇国公载泽个子稍见英挺,肃亲王善耆,还有载洵、载涛、溥伟、溥伦,个个都是矮个子长圆脸。载涛看着五哥手书的“有书真富贵,无事笑神仙”,张口道:“五哥,您这对联也该另写了。”载沣却已经在镂花圆桌上郑重摊开了数张信笺,众人围上前去,看落款,先就一愣,这《上摄政王书》竟是乱党康有为、梁启超所写!信中却是历数袁世凯的罪状,而为摄政王亲笔勾勒的“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然后又有康、梁给各省督抚的电文“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的语句,大家又一起吃了一惊。

袁世凯镇守朝鲜发迹,是为能臣。1899年义和团起于山东,山东巡抚毓贤对之“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遂使局势失控。荣禄奏请西太后,着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很快稳住局势;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仓皇西行时,山东大局稳定,袁世凯是为功臣。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又成了忠臣。是时帝、后两党剑拔弩张,西太后布兵京畿,光绪皇帝与康、梁等人慌了手脚,谭嗣同衔命夤夜赶赴法华寺,因袁世凯日前奉诏晋京受皇上召见,暂住于此。深更半夜,法华寺山门忽被擂响,小和尚掌灯开门,未及通报,来人已进门绕过大殿,直进古柏森森的内院!袁世凯于灯下接看名刺,方知来者是军机处的“章京”谭嗣同。然后,两人就闭门密谈了许久。谭嗣同要袁世凯发兵北京,杀荣禄、囚太后,至于袁世凯说了些什么以及事后有无告密,日后康、梁和袁世凯各有各说,扑朔迷离。但是古庙夜谈之后,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亲政”,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人血溅菜市口刑场,袁世凯则很快接替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然而就在慈禧太后去世才七天的时候,袁世凯便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大公报》,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

闻》随即都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袁世凯是暗忖，载沣主政后，必会任用一帮皇室少壮，而荣禄、奕劻、端方这批老臣主持的以因经世事历练而被倚重的满汉官员为主力的政治联盟，说不定就会生变。事实上，善耆、载泽等等不少的皇族少壮，眼看着这些年汉人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一步步势力壮大，特别是这几年袁世凯的崛起，正忧心忡忡、焦躁难耐。这个时候，袁世凯觉得，与其被动受制，不如主动出击，掌握主动，以至连康梁改良派都直呼袁氏此举，“手段真是可畏”。这么一来，载沣分明感觉到了袁世凯咄咄逼人的猖狂劲儿，双方的矛盾激化起来。

善耆和载泽随即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畏惧的是西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年前，铁良、良弼等人几次想除掉袁世凯，可是毕竟兹事体大，没有下得了手。此刻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必须痛下决心，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到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扩张，届时非但不能翦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没想到在诛袁问题上，大家竟与“康梁乱党”不谋而合，醇王府的书房里一时摩拳擦掌，兴奋起来，溥伟甚至要请出前朝皇帝赠予祖上的宝刀，亲手杀了袁世凯。乍看起来，这似乎是要为光绪帝载活出一口气，其实这却是另有原因。

袁世凯时为军机大臣，其小站练兵而成的“北洋六镇”，训练有素，器械精良，且人称“只知袁宫保，不知有朝廷”。当年庚子之乱，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枪杀，按照《辛丑条约》规定，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赔礼道歉，亨利亲王专任接待并陪同参观。载沣看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德国军队，十分感慨。亨利亲王告诉他，按照德国皇室的制度，皇帝皇子无不自军校毕业，皇族必须掌握兵权，要把枪杆子牢牢抓在手里，这让载沣牢记在心……幸亏老佛爷圣明，前年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满族亲贵执掌的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这样既解除了两位汉族重臣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又能让老资格的张之洞在军机处对袁世凯加以牵制。但是袁世凯深谙权术，手段老辣，朝中朝外遍布人脉，这终是载沣的心病。

于是，在众人的鼓说之下，载沣杀袁的决心渐定。

说起来也是有趣。原来在溥仪之前，曾经传出袁世凯欲拥戴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消息，引起西太后的警觉。当时，在才智能力上远胜载沅的宗室后裔有好几个，可西太后偏偏属意由载沅的儿子溥仪承位，这一来是觉得自己还有些时日，而载沅温和忠厚，便于驾驭操控，不至成为第二个光绪；二是由光绪的兄弟主政，先就给袁世凯安排了一个冤家对头，可防日后袁、劻联手篡权。西太后的韬略权谋不可谓不高明，问题是这些人总觉得以自己的天纵英明和赫赫威势，就能把百年后的事情按自己的心意给决定了，孰知这即使是对于朝廷皇业，又会不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呢？

袁世凯又是何等敏锐之人，随即表示拥戴溥仪入承大统，全力支持载沅摄政。西太后没想到自己忽然病重，临终之际，将载沅父子托付给袁世凯、奕劻等人，并且流泪道：“你们都是先皇老臣，现今皇帝年幼，虽有载沅摄政，却必须有赖你们的全力匡辅。”又对着载沅流泪道：“你要多敬重这些老臣，你年轻，用事必须多听他们的意见。”袁世凯和载沅随即当着慈禧太后的面，相互伏地跪拜。

可是，才多少日子啊，这就动开杀机了；而这，就是政治。

没过两天，载沅和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传进宫来，所商议的，就是要诛杀袁世凯！

听说要杀袁世凯，奕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对于诛杀袁世凯，奕劻绝不赞同，可此时他却不便表态，似有难言之隐。奕劻与袁世凯素来交善，互相倚重，不久前两人还联手将政敌瞿鸿禨逐出了军机处。因此载沅在议杀袁世凯之后，又悄悄建议载沅，择机扳倒“老庆”，“你若不听大哥的，日后为其所制可就晚了”。

隆裕太后见奕劻不说话，便挂下脸来，厉声催问。隆裕是光绪的原配，这年才32岁，对于诛杀袁世凯，于情于理，她都十分起劲。奕劻不愧是老成持重，他慢声道：“微臣禀告，依奴才看来，这事，还要请太后、摄政王，与张之洞商量，方为妥善。”张之洞是朝中元老重臣，如此重大事件征询他的意见，原没有错；再说袁世凯与张之洞有隙，在军机处结下梁子，这大家都知道。而张之洞对于杀袁这件事情，又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奕劻却大致心中有数。

此刻的袁世凯，带了相当的手礼，心急慌忙地造访张之洞，却被称“大人没在府里”而被拒之门外，弄得袁世凯又是一身冷汗，而整个北京城，都像是被冰雪封冻住了。虽说袁世凯位在军机，平素问政论道也是长袖善舞，可摄政王一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终极王牌，就把他给制死了！眼看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虽焦虑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原来还以为载沣乳臭未干，却未料他竟有如此辣手。

隔天，袁世凯迎着凌晨冰冷彻骨的寒风，早早地到了乾清门广场西北处的军机处值房。不大一会儿，奕劻、张之洞和众军机也都到了，个个正襟危坐，不发一言。上朝时辰到，众人穿过三五步路的夹弄，进了宫墙，又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内廷。也是敦实矮个的袁世凯，这时没了往日的雄健步伐，腿脚发软，磨蹭在后边。走到殿廷的时候，被早先买通的当值太监悄悄拦住：“袁大军机可勿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

袁世凯听了，如遭当头闷棍，魂飞魄散，身不由己，转身就走，并且急忙出京走避。

这边，张之洞被摄政王留下。说及要杀袁世凯，业已老迈的张之洞未免兔死狐悲。他缓慢而又沉重地回禀道：“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见载沣迟疑不定，张之洞便又说道：“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载沣还是拿不定主意，又回到醇王府打电话试探两位驻外带兵的汉人将领。各王府的电话装了好几年了，宫里却因为光绪帝要装，西太后不让，所以至今还没有电话。不料两位将军都说，要杀袁世凯，先将他们解职，因为怕承担不了可能的军中哗变的责任。看来袁世凯在军队中，确实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要知道当年袁世凯练兵，不问出身，奖罚分明，到了关饷的时候，都是袁世凯亲手将饷银一一发到将士手上的。这时候，段祺瑞和冯国璋还真暗地里弄出了点军队“哗变”的动响，让载沣吃惊不小。

袁世凯走到天津，不禁悲从中来，这躲得了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吗？幸好这时候传来了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这才

大石落地，长舒一口气。然后赶紧掉头回京，免得再落个畏罪潜逃、图谋不轨的罪名。

回到北京第二天，袁世凯就接到了那道圣旨：“……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这就已经到了1909年的年头上，袁世凯带着家眷老小，也带着未了的惊恐和一腔子的悲愤怨恨，黯然离开北京。天寒地冻，雪花飞舞，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徐世昌、杨度、严修数人。

接着，袁世凯的亲信、私党被一个个裁撤降职。

至此，这个慈禧太后的股肱之臣，即与清皇室恩断义绝。

摄政王载沣似乎是打了一个开张大胜仗。此刻他掉过头来，着令将有关立宪、革命的最新动静，即刻奏报上来。

二

封建帝制，自秦以来延续不变；君主一尊，自清以来也已两百多年。可是这世上却突然冒出来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来来的“革命党”，风声鹤唳，让朝廷官府如坐针毡。这革命党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坊间市井也是时有传言，耸动听闻。

有月亮的苍穹中，云翳在飞快地游走。异样天象下，连片的屋宇只是一片诡谲的黑影。

许酉亭在路上没命地狂奔。身后不远，随着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几个执枪挎刀的黑影紧追不舍，真正是性命交关！

上海老城厢靠近外马路的一处街衢，市声皆寂。“杨家菜饭”、“鑫林记理发所”早已打烊；“雷允上涌芬堂”店招上“道地药材，精制饮片”的字样依稀可辨；隔壁烟纸店斑驳的门板上，贴着英美烟草的“三炮台”、日本产“孔雀牌”香烟，还有“双美人牌”雪花膏的招贴月份牌。

一阵奇怪的夜风，将些落叶纸片吹到了一个人的脚下打起旋来。

周林生十八九岁的样子，生活的风霜却早早地镌刻了他脸上的棱角。夹布袄，收脚裤，发辫搭在胸前，他坐在街沿上，就着路灯光专注地看一张报纸，旁边停着他胶轮高辙的黄包车。冬日深夜，冷飕飕的马

路上已经没有生意。周林生回去也没有事情，不如再守一阵看看。

报纸上登着，继东南一带之后，东三省去年9月里发大水，仅黑龙江省就淹地两万余亩，难民有十五万人。苏北各州有饥民抢粮。还有就是上海“橡胶股票”的事情。这些都与他无甚关系，主要是他识不了几个大字。周林生盯着看的，是名为仇宝慧的女子在新开的礼查饭店舞场举办的时装表演中，夺得“花国状元”的消息。照片中的仇宝慧头发微卷，穿着碎花西式短衣和配套长裙，神态娇媚又含蓄，果然是别具风采。周林生眼眉间不知不觉流露出些许的笑意。

急促的脚步声忽然由远而近，气喘吁吁的许西亭外穿绸布马褂，戴一顶瓜皮圆帽，已经一脚踏上黄包车，“快！快！到北头租界”！

周林生起身，一边将报纸仔细折好放入衣袋，一边看着这个年纪相符，却是面皮白净的急客，“先生要到租界啥地方”？

“哪里最近就到哪里！快一点！”

周林生抄起车把，“快嘛，要加钞票的”。

身后的街角处，蓦然闪出一群提刀持枪的兵丁！他们略一迟疑，旋即向飞奔的黄包车扑来。“站住！停下！”

许西亭连连催促，“快！快点”！

周林生脑筋灵活，眼看这情形，边跑边问：“你是革命党？”

许西亭原来随着先生叶毓川，应该属于立宪派的，可是又因年轻气盛，终被革命所吸引。这段时间，他已经暗自接受了同盟会的联络。可是还没有参加几趟活动，今晚的聚议就被密探侦知。幸亏望风的发现得早，等到兵丁扑来时，大家翻墙跳窗，各自奔逃。“同志”原来就曾告知，“革命”就要准备杀头掉脑袋，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真就到了眼跟前！

此刻，许西亭因为生死夺命，而灵魂出窍！越趋昏暗而又杀气腾腾的路上，疾驰的黄包车忽然快速拐进了一条黢黑的弄堂。

兵丁们大喘着气呼啦啦追到，望望黑咕隆咚的弄堂，哨长挥手指挥兵丁分作两路从前后包抄而去。

夜光幽暗的弄堂出口处，周林生拉着黄包车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随后迅速右拐，身后随即出现了追兵。

跑得疯狂的黄包车忽然煞住，三五个凶神恶煞的兵丁已经在前面

拦住了去路！

光膀子穿着丝绸马褂，头顶圆帽的周林生喘着气：“几、几位爷叔，啊要黄包车啊？”

兵丁们一拥而上，可是黄包车里没人！哨长一把揪过周林生，喝问：“刚才那人呢？”

周林生望着兵丁：“伊……被我剥了猪猡了。”

远处，许西亭穿着周林生的单褂，那张报纸在口袋里露出了小小的一截。他身影一闪，快速消失在对面的马路中。

哨长吹胡子瞪眼，手起一刀，好刀法，周林生头上的帽子因势而去！接着，额顶上渗出了鲜血。一块头皮已被生生削去！

周林生看着气急败坏的哨长兵丁，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竟像是一丝的冷笑。

云翳未散，只是变得越发地滞重起来；一阵带着啸声的劲风，将落叶纸片吹得四处狂舞飞散。

三

许西亭因缘际会，参与了同盟会的活动；而由文士章太炎、蔡元培发起、重在炸弹暗杀的另一支革命党，却是光复会。

就在这1909年的头上，就有一位光复会的革命党，踏上了他的悲情旅程。长江浩荡，江风沁骨。行船贴近江岸时，只见村舍萧条，满目枯黄。这位神色沉郁的旅人，正是安徽新军的革命领袖，安庆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在清军府营的严密查缉追杀中，他出奔寿州，化装成船工，由淝水入长江，前往上海；而他此刻的心思，却正如浩茫呜咽的一色江天。

从栈桥踏上人来车往、目不暇接的十六铺码头，熊成基被人用事先约好的暗号接走，直奔马霍路德福里一号的天宝客栈。陈其美去年回到上海，将天宝客栈设立为同盟会总机关，称之为“梁山泊”，党人常在此处密谋议事，策动江浙地区的革命。客栈假以妓女陪客，既为掩人耳目，也是陈其美有此癖好。

在天宝客栈的大天井里，三十多岁英气逼人的陈其美，戴一副银洋大小的玻璃眼镜，眼神炯炯。他抄着一口宁波官话，对神情怆然一身风霜的熊成基拱手鞠躬：“有失远迎，英雄见谅！”

熊成基连忙对久慕大名的陈其美及一班同人拱手回礼：“败军之将，哪里敢称英雄。”

一个半月前，安徽首府安庆在时隔两年以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1月19日的午后，熊成基决定趁官府守军开拔军演、城中空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死去、人心浮乱之际，率领党众起义。

然而就在这前一日，率军外出的安徽巡抚朱家宝总觉得心神不宁，于是当晚即从江苏太湖的“秋操”营地匆匆赶回，并于11月19日中午抵达安庆，随即在抚院召集各方官员开会，紧急布置加强城防。入晚时分，巡哨拿获几名形迹可疑的便装新军士兵，经过拷问，果然得知熊成基率部暴动在即。少顷，起义枪声就打响了，一时火光冲天，枪炮震耳。整个安庆城一片惊悚，朱家宝更是心惊胆战，他的前任恩铭，就是在上次的安庆暴动中死于非命的！

1907年7月，在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的典礼上，清癯儒雅、带着眼镜的学堂会办徐锡麟用两把六响手枪，对准巡抚恩铭开枪射击，恩铭身中七枪毙命。然而因为起义联络失误，武器弹药供应无续，光复军战士准备用大炮轰击北门城楼，打开缺口突围。可是徐锡麟见那一带民房稠密，予以阻止，遂至起义失败。被捕以后的徐锡麟谈笑风生，视死如归。

两年以后，革命党竟又卷土重来！但是，因为巡抚朱家宝提前一步加强防范，革命党又“内应”无继，熊成基虽率部在城外发起多次强攻，朱家宝却已经赢得调兵遣将、死守城池的时间。起义军奋战一夜，死伤累累，安庆城久攻不下。

熊成基知道自己虽能死战，却不能久战，悲愤之中，不得不眼含热泪，率众撤退。二次安庆起义宣告失败。

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孙中山与黄兴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了六次起义，均告失败。

朗朗的太阳，驱散了冬日的寒意。熊成基由陈其美陪同，特地来到望平街，这里一带原本只为行走马车，故而街衢局促。可是虽然门面逼

仄,却是报馆林立,是为上海的报馆街。毕竟是上海地方,西风东渐,言论开放,戊戌变法时期,熊成基就曾为维新派在上海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所吸引。《苏报》如今是不在了;可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所说的革命乃“至尊极高,独一无二”的“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何其震撼人心,至今仍在耳边回响,仍在心中激荡。

陈其美一边指点报馆名谓,一边对熊成基说:“我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为鼓吹革命,回国以后,就是先做报纸,现在的公开身份还是记者。”陈其美前后在武汉、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并且亲任记者;为了做洋人的工作,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一份英文日报《大陆报》。

熊成基看着那些报馆,由衷叹道:“欲行革命,以报纸作先声,效果诚为集会演说之百倍,同盟会同仁实在比我们做得好!”

陈其美又道:“莫看这些报馆,人进人出的一派安稳和气,其实现在革命党与立宪派借着报纸展开的论战,正越演越烈,不可开交!而舆论的形势,眼下还是立宪派占着上风。自数年前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一班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已经成了立宪派的大本营。”

转过身走了不多远,两人又插到了四马路,只见一路往西,沿街皆是两层或是三层的精致楼房。先是看到几家书局,然后便是兼吸鸦片的茶馆和各色中西饭馆。看着满街熙熙攘攘,尽是翩翩俏丽的男女和奔走的车辆,熊成基便对上海何以立宪风盛,忖知了几分。

陈其美带着熊成基又往西去,到了远远可以看到跑马厅的地方,偌大的砖石拱墙上,雕镂着“会乐里”三字,走进拱门,便见一长溜的黑漆门楣处均挂着小灯笼。有衣着光鲜的女子抄着绵软的苏州口音招呼着:“耐两位老冶客,请到耐格廊厢坐啜。”熊成基遽然停住脚步。

陈其美笑指前面一盏“同春书寓”的灯笼,悄声对熊成基道:“此处有一个新人,所谓‘清馆人’的,正待开牌,名叫仇宝慧……”

熊成基连忙推辞,一迭声地道:“不,不,不!”

陈其美不以为然:“出生入死之人,何妨一时寻欢作乐?”

熊成基沉吟片刻,声音发颤:“……安庆城下三百余位死难的兄弟,日日在心,时时在心,挥之不去……小弟此刻,实在不能……”说到这里,几欲哽咽落泪。

正当其时，安徽巡抚朱家宝已确知熊成基窜逃上海，立刻将通缉令发给了江苏巡抚瑞澄，瑞澄随即着令上海道蔡乃煌，严拿乱党钦犯，不得使其走漏！

两天后的十六铺，码头上照例是棉花包、大米包之类南北中西的货物堆积如山，江岸处桅樯如林，又间杂着直耸的大烟囱，其中就有“靖井丸号”的日本轮船。奔忙来去的人流里，多了一些警察、密探和包打听。瑞澄、蔡乃煌知道，这些年造反暴动的乱党魁首，事败以后，多从这里逃亡日本，不久又再潜回作乱。因此连续几日，军警密探掖着熊成基的画像，四下巡弋严查。上海这地方，被朝廷政府通缉的章太炎、黄兴、蔡元培、唐才常，包括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多因租界“治外法权”的庇护，得以脱逃。但是十六铺不在租界境内，他们要力求将熊成基在此缉拿归案。

这几年也确实不断地有革命党落入政府之手。沈荇年前在天津被捕，狱中写下“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慈禧太后亲自发布“着即日立毙杖”的谕旨，几个狱卒手持竹鞭，用了数个小时，将沈荇抽打致死，沈荇时年 31 岁。

徐锡麟被捕，刽子手先用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然后剖腹取出心脏，被恩铭的卫兵炒熟下酒。是年徐锡麟 34 岁。

1907 年 7 月，会党密谋起义事泄，秋瑾指挥大家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有人劝其躲避，秋瑾以“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在大通学堂从容被捕，然后只在供状上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两天后，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被枭首示众，年仅 32 岁。

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革命，也许必定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血腥惨烈。

而熊成基这年，刚过了 23 岁。

一辆日本牌照的汽车由外滩北面远远驰来，码头栈桥再往南面一段的去处，两个着阔滚条短衫、方头快靴、大红结瓜皮帽的十六铺地面的青帮人物，忽然与一个四处溜达的闲人吵嚷继而厮打起来，那闲人原来是个密探，一时情急，要去腰里拔枪，手枪却被两个流氓“拆稍党”夺去，随即朝天就是“叭”的一枪，一面放声大叫：“杀人啦！”“革命党！捉